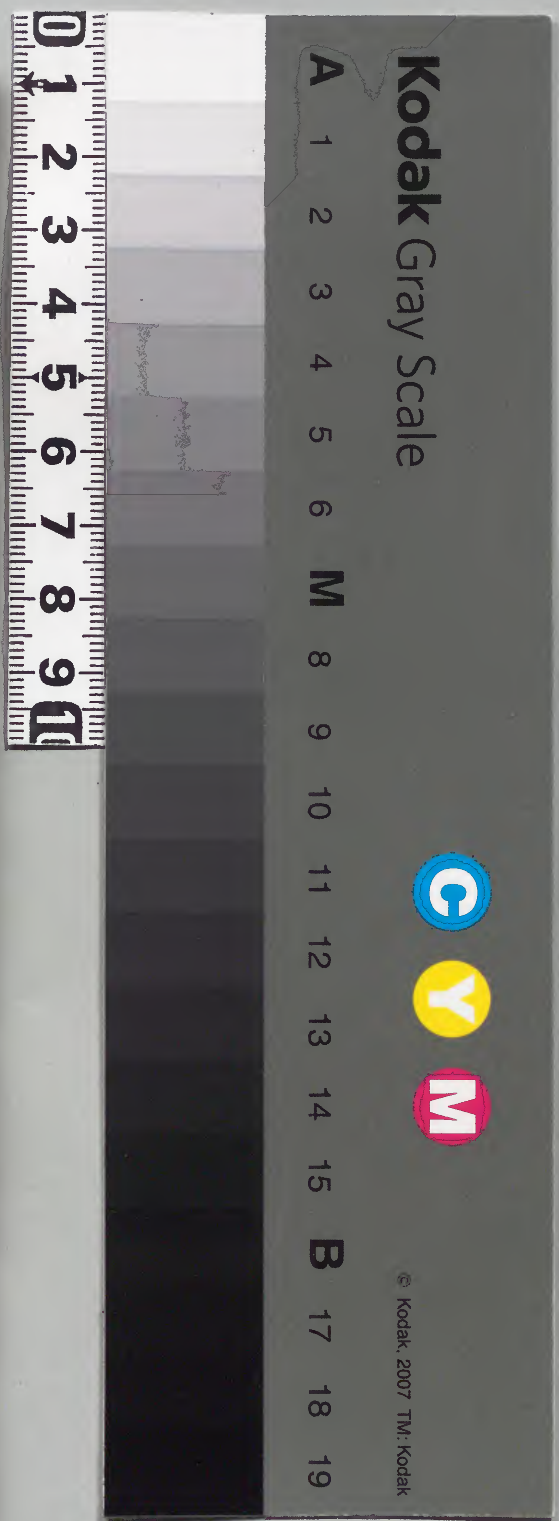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三三
七三一三
五一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三
五一五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35)
函號	299 33



新刻性理大全第四十九卷

淺草文庫

學七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力行

克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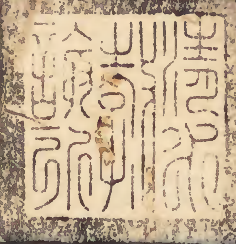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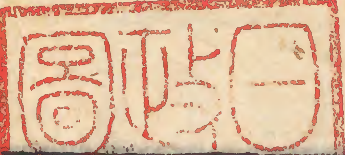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

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



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
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
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

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
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自我○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
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
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
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
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猷無能底人矣恐不然
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
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
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
太底功業便用太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

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體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

問學
如登塔

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踐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契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木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

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
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
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
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
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
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
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
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
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

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
行又問何以為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
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
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自為之
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
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
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

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

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

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為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

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學者大勇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己之非大勇乎以卜論克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

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入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

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

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
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人當
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
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
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
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
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
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

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
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
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
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
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
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
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
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

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君子不臨事而怨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

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

生理大全卷四十九

治懼室中率置大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
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
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
問習得不怕少問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
如此○問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
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
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
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

但我未之見耳○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
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當遇事時
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
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
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
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
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向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

理欲
交戰
之機

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
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
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
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
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
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
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
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
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
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不必更著心字所
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
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
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

生理大全卷四十九

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

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曾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

責於人蓋亦不暇責入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入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入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

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
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
汗下之人其改之為最難故其過最甚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
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
與為君子○有過必改罪已足也改而已矣常有
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
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
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
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
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
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
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
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

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有致其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事便道全真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入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

聖賢以改過為賢

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

性理大全卷四十九

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雜論○有志之士

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

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

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為國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巴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恰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

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格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

生理大全卷四十一
十五

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
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
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
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

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為不知道若知道
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為者曰事當為

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
可不為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

下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
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
能堪而忿忿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
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
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

君子
貴有
德

聖賢
傳心
之要
法

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自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關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

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做成這事○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

生理大全卷四十九

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
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
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人多是要
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
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
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
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
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

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
兵強因去攻一城亦攻不下

覽集

樂毅用兵云云攻
戰二城不下通鑑

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遣樂毅伐齊克七十餘
城惟莒即墨不下或謂之於王曰毅之智謀
過人呼吸之間克齊七十餘城不下者兩城耳
非其力不能拔欲伐之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
爾王大驚乃遣使立毅為齊王
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
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
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
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

亦可為歟是甚意思○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
 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
 庶他日臨事不至墮面目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
 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
 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
 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
 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
 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
 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某看人也

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
 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
 振奮只困倒了○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
 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
 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
 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太抵皆先
 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
 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
 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

性理大全卷四十九
 性理大全卷四十九
 性理大全卷四十九

古人尊貴奉之

嚴毅處○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
操上食稿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
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
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
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
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
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
已矣○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
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

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
當便是偽○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問避嫌
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
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
同服皆是合避處
集覽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文
選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注瓜田不納履謂凡
人過瓜田不可低頭納履恐人疑是采其瓜也李
下不整冠謂凡人至李樹下不可不整冠恐人疑
是折其李也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
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

生理大全卷四十九 為不為論 二十一

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實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此事當治却怕人

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集覽 人道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 後漢

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邪下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

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
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
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
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
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
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
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
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
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也人
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
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曾損得富貴不曾
添得只要知道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
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
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

生理大全卷四十一
爲學之要
二十一

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
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嘗言曰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
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集賢 呂氏
雜志注信民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十辰點
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
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
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
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
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

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
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
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
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
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
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

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
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
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
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
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策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
所為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
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
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
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

事上自有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與
是紛亂時隱是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
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
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
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
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
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會者
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
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

作道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已
與不利便於已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
而廢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
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為而力不及者量
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
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
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
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
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

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
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
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
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時下須是在我者無謙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
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也則實踐其迹
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
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汚
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

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籍牽滯而

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于責貨殖便生計較纔

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

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為便不是若都

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

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

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

君子路上人

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所向者不正矣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不形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學問操履不如世俗苟且便私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之論為不可信職不如人服飾費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

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若擾擾焉以私

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
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

一已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穫貴為公相不可驕
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為匹
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
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
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
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

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偽
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
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
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
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
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
汲焉母欲速也循循焉母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
日用事為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

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
 妄為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為不孝
 不聽君命者則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
 邪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
 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
 乎○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
 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再
 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

譽也無實而得與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
 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
 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
 名故難處名羨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
 夫無實而得名者

新刻性理大全第四十九卷終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卷

學入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以下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

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

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

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

聖人
以義
為利

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守道當確然

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為學公論

君子所見且遠

及便如此如揚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雖字堯舜之

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監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

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鐘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集覽

舜可以受堯之天下通鑑堯老於政四岳舉舜攝行天子事堯子丹朱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於是即天子之位孔子不主弥子以受衛卿孟子孔子於衛主

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顧疽與侍人春環是無義無命也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中國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孟子曰我欲中國而歸王就見孟子云云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子欲富乎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不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

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
 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
 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
 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
 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
 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
 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
 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
 來沒已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
 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
 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
 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
 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
 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
 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天理人欲無確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為二思
 六

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
 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
 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
 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
 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劉定
 脚與他捱捱得一步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
 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集 劉項相拒於滎陽成
覽 臯按通鑑楚漢元年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五月漢王走入彭越
 擊楚山不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六月楚破彭越
 拔滎陽及成臯按一統志滎陽縣名漢初所置今
 因之屬開封府成臯縣名漢初所置今改為汜水

縣一屬開封府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
 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
 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
 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
 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
 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
 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天
 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

克得一層又有二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
要密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
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
擴克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
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之大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
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
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
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

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
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
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惡擺脫
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
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
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
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
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
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為二忽倫

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誇誇他人做
 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
 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
 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
 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者
 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
 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
 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

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
 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
 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
 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
 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
 令頃刻悠悠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
 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
 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此心常在方是能

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

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丕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

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

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胸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迂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胸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胸中自是有愧赧然

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个欲个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復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為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為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

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太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繼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

聖門終身事業

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

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和云義則無不和○學
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
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
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
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
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
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

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
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
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
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
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
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
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
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
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學者
只求
一箇
是

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
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
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
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
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
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
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
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
中莫不有理那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

聖人
與人
為善
之意

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
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
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
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如閑也有箇道理有箇
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
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
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
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
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

下只有二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
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
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
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
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
○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
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
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

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
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
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太亂之道也○學本
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
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
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
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
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
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

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入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謂之惡者本非惡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

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太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

理有皆有面順之則是皆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慾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

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糊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

孟子卷之二十一

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
 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
 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
 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
 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
 而其依阿澁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
 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
 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
 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
 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
 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

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决
 者此絲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
 行其所無事也自然乎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
 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
 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問程子
 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為學總論

十八

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其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為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為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

聖學無所為而然

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習次營營豈得源更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為學終論 十九

之所以不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
 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
 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
 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
 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
 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
 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

王者
 建立
 邦本

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
 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善壞之判則有以
 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
 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
 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
 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
 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
 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
 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

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
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
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
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
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
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
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

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
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
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
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
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
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
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

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
具眾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

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
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

者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
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
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

此論有於心術

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
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
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
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
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
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
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
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即是
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

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
 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
 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
 卹義所不當雖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
 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
 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猶共器猶必揜薰立志
 之初不可不察也

臭草生於水濱

集覽

薰猶共器文選薰猶固不可
以同器注薰香草似靡蕪猶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

無能信用之理以下論○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

伊武
待禮
而出

許國則在已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
 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
 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
 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
 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
 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王允
 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集覽

全允之於漢按漢書允大原和

人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
 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允少好太節有志立功累

宣豫州刺史史討破黃巾并司徒獻帝特使呂布誅董卓後為卓黨所殺謝安之於晉按晉書安字安石陽夏人父襄仕為太常卿安少有重名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四十一始為相温司馬累官尚書侯射時秦兵百萬冠淮湘加安征討大都督賊平進太保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為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已為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

君子○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為貧之仕乎曰為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為之兆乎曰非也為魯司寇則為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為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大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

性理大全卷五十一

其當

覽集

天公鈞於渭濱史記呂望初避紂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入周鈞於渭濱

西伯出獵遇之載歸立以為師相武王伐紂因周尊為師尚父後封于齊

○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三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復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

仕道與祿仕不同

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

以為是

覽集

常夷甫按宋鑑常秩字夷甫汝陰人以其經術著稱士論歸重熙寧初詔翻以禮

敦遺始請闕神宗問曰先朝累命何為不起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聞卷今陛下嚴詔趣迫故不敢不來數去不許累官至寶文閣待制兼侍讀○登聞鼓按事物紀原昔堯置敢諫之鼓即其

生理大全卷五十一

為字忽論

二十一

始也用下諫上而施於朝故曰登聞唐宋以來設
官掌之染院按事物紀原周官有染人掌染帛秦
為平準令隋有司染署唐又有染坊宋朝會要曰
唐有染坊便太平興國五年分置東西染院使各
亦改也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

行也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
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
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

之重在我而不在入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
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

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
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
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
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
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
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

生理大全卷之六

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
 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
 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
 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
 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
 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
 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
 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

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
 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廷對最是直言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
 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頂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
 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
 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
 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

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憍然莫覺也功名而
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
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
幸而得志哆然以為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
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學為
鬼則
丈夫
當如
此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
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
志所學將何為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十卷終



慶應元五

